

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现实主义的 二律背反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Fredric Jameson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出品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外国文学研究文库

*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现实主义的 二律背反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Fredric James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8-4542

© by Verso (the imprint of New Left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 for this edi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 = 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 英文 / (英)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 (Fredrick Jameson) 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6
(外国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5213-0113-7

I. ①现… II. ①弗…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研究—英文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7840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负责 姚虹 徐宁
责任编辑 徐宁
责任校对 都楠楠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1.5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213-0113-7
定价 55.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301130001

| 编委会

主 编 金 莉

委 员 (按姓氏拼音排列)

车 琳	陈众议	程 虹
丁 超	高峰枫	姜 红
蒋洪新	金惠敏	刘亚丁
穆宏燕	乔国强	申 丹
史忠义	汪民安	王邦维
王炳钧	王丽亚	王 宁
王 炎	魏育青	薛庆国
杨金才	于 雷	张建华
张龙妹	张隆溪	张中载
赵 刚	赵国新	郑书九

前 言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策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文库”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学界同仁一直在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引进国外学者的学术著作，以提升我国的学术研究水平，增强我国学者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但由于国外文学研究领域发展迅猛，以及国内出版经费缺乏等一系列问题，国外文学研究领域许多经典的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无法得到及时传播与出版。为了弘扬我国老一辈学者外国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组织策划了这套“外国文学研究文库”，旨在将国外文学学界的学术成果及时引进和介绍给我国外国文学学者、学生及爱好者，反映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趋势与前沿探索，使我国学界更好地与国际学界接轨与对话，以此推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外国文学研究文库”定位于对国外文学研究重要成果展开的

引介，将采用购买原作版权、组织国内该领域有影响的学者撰写导读的方式进行。这些导读将有助于读者把握作品的脉络，掌握其思想要点，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作品要义。鉴于英语之外其他语种作品的受众问题，除以英语撰写的著作以原文的形式出版之外，我们拟将其他语种的国外学者著作翻译成汉语，并附以专家导读。该“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系列丛书，我们将陆续推出国外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内容范围包括以下四个方向：外国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邀请到了我国重要学者参加编委会，推荐挑选国外学界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国内这一领域的资深学者将为著作撰写导读，并为非英语著作确定译者。我们希望通过这套“文库”，为拓展和深化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为帮助我国外国文学学者拓宽批评视野、开拓研究思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这套“文库”的出版，得到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众多学者的鼎力相助和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全力配合，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金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2018年4月18日

导 读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是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也是公认的仍然活跃在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于2008年获得挪威霍尔贝格奖(相当于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产生了广泛影响。詹姆逊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聪明好学,博闻强记,20岁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22岁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在著名理论家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指导下获耶鲁大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耶鲁大学和杜克大学任教,现为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 * *

《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2013)是詹姆逊“社会形式诗学”(The Poetics of Social Forms)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在某种意义上,该书是一部特殊形式的19世纪现实

主义小说史，它从社会和文化历史切入，结合具体作家的作品，论述现实主义的形成、发展和特点，以及它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的关系。詹姆逊在书里特别强调，现实主义本身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社会生活性质的象征。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并不具有叙事形式，但通过选择和组织加工可以赋予它那种形式，使实际经验情节化，也就是写成现实主义的作品。

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里，詹姆逊重点论述了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把它们置于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照之中，论及流行小说和大众文化，强调情感和个人实现与社会的联系。然而，詹姆逊是个自成体系的思想家，甚至局部和具体的分析，也总是处于一种大的理论框架之中。因此，阅读詹姆逊的作品，应该特别关注三个关键词：总体性、历史化、辩证法。

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里，詹姆逊从四个方面阐发他的思想。第一，他坚持历史参照。开篇第一句他就说，“我观察到一种奇怪的发展”——这与他在《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1981）里的第一句“永远要历史化”正好对应。他认为作品充满对立的历史语境，充满矛盾的社会条件；历史要通过语言和文本的解释进行思考，但必须承认历史的本体存在。因此，他认为定义现实主义具有历史或断代的特征。第二，他坚持资本主义社会物化过程的协调规则。这种协调既不是遗传的连续性，也不是目的的一致性，而是一种“非共时性的发展”（nonsynchronous development）。按照这种观点，历史和文本可以看作一种共时性的统一，由结构上矛盾或变异的因素、原生的模式和语言等组成。因此詹姆逊把过去的某些方面看作现时物化因素的先决条件。第三，他坚持一种道德或精神的理解，遵循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再现的结构可以使个人主体想象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与超个人现实的关系,例如人类的命运、社会的结构等。第四,詹姆逊坚持对集体历史意义的政治理解,主要论述超个人的现实特征,因为正是这种超个人的现实,把个人与某个阶级、集团或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综合地看,《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试图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阐发,把“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用作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形式。当然,所谓新的现实主义不再是旧的意义上的“模仿”,而是詹姆逊所说的现实主义概念中原创的东西:既表示认知也表示审美。它不像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形式力图“产生我们无法想象的某种东西的概念”¹,体现了詹姆逊的诉求——在政治上不断需要的一种新生的“现实主义”美学。

实际上,在詹姆逊的作品里,他大量引述了黑格尔(Georg W. F. Hegel)、卢卡奇(Lukács György)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由于过于注意商品化与经济和经验的联系,仿佛忽视了政治。在这种意义上,必须把他的著作理解为一种政治选择,或者说当代美国难以驾驭的阶级斗争造成了这种对政治的偏离。但是,詹姆逊是在展开一种政治上有用的“现实主义”美学的概念,他把这个概念加以提炼,重新定义为“认知测绘”,并把它用于探索左派政治的深层问题,涉及更广阔的范围。换句话说,在今天的社会里,旧的政治形式,即关于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特征,只是问题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左派内部的争论来看,尤其关于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詹姆逊常常被贴上“旧卫士”的标签,因为他坚持一种总体性的概念。这一点显然具有反讽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后结构主义分道扬镳,反对它

1 Fredric Jameson, "Cognitive Mapping,"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 347.

对一切总体性模式的“权力主义”的批判。

其实，早在1971年，詹姆逊就开始注意关系研究，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具体与抽象的关系等；他强调总体性的概念以及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并尽力联系世界的政治。今天看来，很难再对他关于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进行争论，因为晚期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世界商品化的结果。詹姆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灾难的辩证法”，就是说，既要测绘决定我们经验存在的世界结构，也要对社会投入某种乌托邦欲望，想象今天尚未出现的某个社会。

实际上，詹姆逊的论述跨越了整个文化和经验领域，包含着他对文学方法的阐述、对文学形式历史的创见，以及对主体性隐在历史的描述。他在从总体上考察了文学形式的发展历史之后，通过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双重阐释”（坚持乌托邦的同时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论述，确立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受卢卡奇启发，詹姆逊利用历史叙事说明文化文本何以包含着一种“政治无意识”，或被埋藏的叙事和社会经验，以及如何以复杂的文学阐释来说明它们。詹姆逊还明确谈到了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主体的构成，以及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主体的分裂。

詹姆逊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构成因素，源于20世纪30年代卢卡奇、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布洛赫（Ernst Bloch）、阿多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人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论。他在《对布莱希特和卢卡奇争论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Brecht-Lukács Debate”）一文里指出，我们之所以回到这些争论，乃是因为从今天的境遇观察，这些争论的情况（包括争论的政治立场）可能与当初完全不同。因此他既急于对卢卡奇攻击现代主义进行判断，也不急于对布莱希特抨击现实主义进行判断。在他看来，通过这些争论，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了解马克思主义

文化批评中的新东西。《对布莱希特和卢卡奇争论的反思》可以看作一系列的干预行为，因为它以政治批判的语言评价各方面的力量，包括一般的美学作用、形式主义、意识形态分析，以及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等各种问题。

按照詹姆逊的看法，在对现实主义进行讨论时，应该首先承认它所包含的矛盾。现实主义不像其他的美学，它既要求一种美学的地位，又要求一种认知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之下，作为一种与世俗化同时的新的价值观，现实主义的理想预设一种审美经验的形式，但它主张一种贴近实际生活的关系，就是说，一种贴近那些传统上与美学领域区分的知识和实践领域的关系，它进行客观的判断，它的构成是纯粹的表象。¹

然而，这两种特征并非和谐地共存，实际上，总是有一方试图成为主导，因此艺术的虚构性质（美学的特征）或者“现实主义的‘现实’”（认知的特征）会遭到否认。否认艺术的虚构性会导致对再现的天真看法，造成自然主义或社会现实主义的弊端；而否认“现实主义的‘现实’”则可能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再现，因而取消了现实主义的指涉性质，使现实主义变成了“现实的效果”。

换种方式说，认知的要求隐含着一种审美理想，其后果没有同一的维度。如果我们想从现实主义中获取社会真知或认识，我们很可能得到的是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从现实主义中寻求某种美感或美学，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面对的是过时的风格或纯粹的装饰。如果我们从现实主义中寻求历史，不论社会历史还是文学历

1 Fredric Jameson, "Reflections on the Brecht-Lukács Debate,"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vol. 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135.

史，我们将面对如何利用过去和如何了解历史本身的问题，结果必然要求我们从此时此刻的现在介入。因此，詹姆逊特别强调历史性和现时性的联系。

詹姆逊认为，如果没有实际的、具体的或者物质的客体世界的检验，任何“方法”都容易变成只是它自己的设想。如果我们要理解詹姆逊自己的方法，也必须努力在现实主义的两极之间“走钢丝”，既考虑虚构性质又考虑实际现实，既考虑美学又考虑认知。也可以说，方法本身的转换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在形式和内容、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调和。按照这种看法，物质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彼此相互生产，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这种叙事的体现会限定美学实践。另一种使这个过程戏剧化的情况是通过它的对立面实现的。詹姆逊引用布莱希特的话写道：“黑格尔大师认为，你可能说这样一个句子或者类似构成的句子太久了，就是说，你可能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境遇里用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过后当境遇改变时，那时你可能又是错误的。”¹

简单说，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里，詹姆逊阐述的现实主义包含着一种新的维度，也就是他在《布莱希特与方法》(*Brecht and Method*)里已经提出的三重性：

“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是这样一种作品：其中“现实主义的”和实验的态度都是经过选择的，不仅在人物以及他们虚构的现实之间选择，而且在读者和作品本身之间选择，还要——同样重要——在作者和他的素材及技巧之间选择。这种“现实主义”实践中的三重维度，显然打破了传统的模仿作品的纯再现范畴。²

1 Fredric Jameson, *Brecht and Method*. London: Verso, 1998, p. 116.

2 Fredric Jameson, “Reflections on the Brecht-Lukács Debate,” *The Ideology of Theory*, vol. 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141.

显然，一旦对这第三维度进行考虑，现实主义的概念就不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模仿，然而在对它的人物、读者和素材的实验中仍然保持着认识的地位，其中每一个方面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进行实验。但是，正如詹姆逊阐述现代主义及其在消费文化中的命运时所表明的，晚期资本主义同样会使这种关系复杂化。在这种已经根本改变的语境中，总体性的概念反而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因为，当现代主义及其相关的‘间离’技巧已经成为主导的风格，而消费者与资本主义妥协时，碎片化的习惯本身就需要被‘陌生化’，需要一种更总体化的观察现象的方式对它进行矫正。”¹ 在这种被重新激活的现实主义的复杂构想中，日益迫切的问题是：在一个被晚期资本主义神秘化弄得模糊不清的世界里，首先要认识并测绘人类的关系。简言之，我们必须明白，资本物化的逻辑妨碍我们看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总的、全球性的体系。

在詹姆逊的分析里，现实主义的内容充斥着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及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现实主义及其叙事参与了资产阶级的构成。换句话说，美学具有关键的作用，但其基础则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定义，即意识形态是“想象的关于个人与他们实际生存条件关系的再现”²。按照拉康(Jacques Lacan)的看法，意识形态在想象和真实之间进行调解。如果我们承认拉康的看法，那么显然会像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方法那样，必然要出现第三个方面，即拉康所说的象征。再现的想象、真实和象征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使简单模仿的现实主义变得复杂而有意义，因为再现的或然性现在也成了“现实主义”方案的组成部分。这种

1 Fredric Jameson, "Reflections on the Brecht-Lukács Debate,"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vol. 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141.

2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 162.

方案既要赋予现实主义形式以内容，又要表明其自身内部有一种对立在发生作用——现实主义与其他话语形式之间的对立，或形成现实主义的外部关系问题。

《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对作品的分析，又在分析中体现了作者的理论思考，表明了作者思想和理念。它不像我们有些同学写论文那样，先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再往这个框架内填补作品例证。因此我强烈建议，阅读这部作品，一定要学习其分析问题的方法，学习其以历史观和辩证观交叉的立体方式，阐发与文学作品相关的社会形态、思想意识、文化结构、审美情感、自我实现，等等。

王逢振

Contents

Introduction: Realism and Its Antinomies	I
--	---

PART ONE: 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I The Twin Sources of Realism: The Narrative Impulse	15
II The Twin Sources of Realism: Affect, or, the Body's Present	27
III Zola, or, the Codification of Affect	45
IV Tolstoy, or, Distraction	78
V Pérez Galdós, or, the Waning of Protagonicity	95
VI George Eliot and <i>Mauvaise Foi</i>	114
VII Re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Genre	138
VIII The Swollen Third Person, or, Realism after Realism	163
IX Coda: Kluge, or, Realism after Affect	187

PART TWO: THE LOGIC OF THE MATERIAL

I The Experiments of Time: Providence and Realism	195
II War and Representation	232
III The Historical Novel Today, or, Is It Still Possible?	259
Index	315

Introduction: Realism and Its Antinomies

I have observed a curious development which always seems to set in when we attempt to hold the phenomenon of realism firmly in our mind's eye. It is as though the object of our meditation began to wobble, and the attention to it to slip insensibly away from it in two opposite directions, so that at length we find we are thinking, not about realism, but about its emergence; not about the thing itself, but about its dissolution. Much great work, indeed, has been done on these lateral topics: on the former, for example, Ian Watt's canonical *Rise of the Novel* and Michael McKeon's monumental *Origins of the Novel*; and on the latter, any number of those collections entitled "problems of realism" (in which Lukács deplored the degeneration of realistic practice into naturalism, symbolism and modernism), or "towards a new novel" (in which Robbe-Grillet argued the unsuitability of Balzacian techniques for capturing our current realities). I will later explain how these slippages determined the form of the theory about to be presented.

First, however, we must enumerate a number of other possibilities which are not explored here (but which this particular theoretical exercise is by no means intended to exclude). Thus, the most ancient literary category of all—mimesis—still inspires work and thought, enshrined as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 in the Frankfurt School's idiosyncratic notion of the mimetic impulse; and provocatively worked out, following Lenin's reflection theory (*Widerspiegelung*), by scholars like Robert Weimann.¹ (Auerbach's use of the term, not exactly classical, will be mentioned below). Aristotle did not, of course, know that form we call the novel, a product of Hegel's "world

¹ Robert Weimann, "Mimesis in Hamlet," in Geoffrey Hartman and Patricia Parker, eds., *Shakespeare and the Question of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85; and see also Dieter Schlenstedt, ed., *Literarische Widerspiegelung*, Berlin: Aufbau, 1981.

of prose"; nor are we taking theatrical practice into account in the present book (so much the worse for it!); and indeed, my suspicion is that later discussions of this term tend to be contaminated by those of the visual arts, and to be influenced either in the direction of representationality or abstraction (in painting) or that of Hollywood or the experimental in film.

This is the moment at which to assert the inevitability, in the realism debate, of what has just been illustrated by the turn to visuality, namely the inescapable operative value, in any discussion of realism, of this or that binary opposition in terms of which it has been defined. It is this, above all, which makes any definitive resolution of the matter impossible: for one thing, binary opposites make unavoidable the taking of sides (unless, as with Arnold Hauser, or in a different way, Worringer, one sees it as some eternal cyclical alternation²). Realism, for or against: but as opposed to what? At this point the list becomes at least relatively interminable: realism vs. romance, realism vs. epic, realism vs. melodrama, realism vs. idealism,³ realism vs. naturalism, (bourgeois or critical) realism vs. socialist realism, realism vs. the oriental tale,⁴ and of course, most frequently rehearsed of all, realism vs. modernism. As is inevitably the case with such a play of opposites, each of them becomes inevitably invested with political and even metaphysical significance, as, with film criticism, in the now somewhat antiquated opposition between Hollywood "realism" and formal subversions such as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 *nouvelle vague* and Godard.⁵ Most of these binary pairs will therefore arouse a passionate taking of sides, in which realism is either denounced or elevated to the status of an ideal (aesthetic or otherwise).

The definition of realism by way of such oppositions can also take on a historical, or periodizing, character. Indee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realism and modernism already implies a historical narrative which it is fairly difficult to reduce to a structural or stylistic one; but

² I refer to Arnold Hauser's *Social History of Art* (1954) as well as Wilhelm Worringer's influential and rather cosmological oppositions in *Abstraction and Empathy* (1907).

³ The provocative concept of an idealist novel was developed by Naomi Schor in her study of George Sand and elaborated by Jane Tompkins in her work on the American western, where it also involved Christian religious and familial traditions (which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functioned to undermine).

⁴ See Srinivas Aravamudan, *Enlightenment Orien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⁵ And with *Screen* magazine in its heyday in the 1960s and '70s.